

流光深处有芭蕉

春太多情，惹得百花开。只有几场雨来，才能在疏落的花影间看到那抹饱满的、舒展的绿。芭蕉阔叶，层层叠叠，似琴键，奏出泠泠蕉声，正好应了沈周的那句诗：抱得琴来不用弹。

小时候，老屋后头有一个凹在山石间的土坎，方圆两三米，高约五尺，三壁皆是碎石浮土，淤下薄薄一层板结的黄土。四周草木不生，唯有娉婷一簇芭蕉，丛生一片，高高越过坎壁，直冲云霄。

屋后靠山，背阴，蚊叮虫咬，我们都不愿去。对那芭蕉最深的记忆只与吃与玩有关。

暑热正浓，苞谷红了穗，微微掐得出白色嫩浆的时候，就是做苞谷粑粑的好时候了。父亲嘟囔着苞谷还在长，却被我们的馋虫逼着去掰一背篓青壳的嫩苞谷回来，剥壳，脱粒，一勺勺在干磨里磨成淡黄色的带着清甜气味的苞谷浆。母亲粗粗地剁好腊肉青椒菜馅，就拿着一把镰刀去后院砍芭蕉叶了。

镰刀勾着一片大叶，轻轻一扯，便脆脆地倒下。她将好几片米把高的芭蕉叶夹在腋下，不急不缓地走到屋檐下。间隔一拃拿剪刀剪一个口子，哗啦一撕，裁成一块长方形的苞叶。厚厚的一沓苞叶在清水中涤荡干净，晾在那里。母亲又去洗蒸格、烧水，再将留下的几片稍大的芭蕉叶垫在蒸格底部。

一切就绪，她将长方形的芭蕉苞叶在掌心折成一个三角锥，舀一勺稀稀的苞谷浆，盖一大坨肉馅，再舀一勺苞谷浆均匀地盖住，轻轻捏合，将四周的叶片折合回来，就包成一个三角形的苞叶。不一会，苞谷粑粑就一个个整齐地排列在蒸格中，青葱碧绿的，煞是可爱。蒸半个小时，蕉叶焦黄，金灿灿香喷喷的苞谷粑粑熟了，我们大伙快活，谁也没顾上多看一眼那做出巨大贡献的芭蕉叶。

当我们看过西游记，知道里头有个拿芭蕉扇扇灭火焰山的铁扇公主，孙悟空去借芭蕉扇，可是吃足了苦头。这有什么稀奇，我家屋后全是芭蕉扇。长到茂盛的芭蕉叶，就被我们劈下来当作芭蕉扇。一人肩上扛着一把，威风凛凛地像山里的大王。有时互相一比较，又觉得我的芭蕉扇小了，便气急败坏地去寻另一片更大的芭蕉叶。

芭蕉树任由我们这群调皮的孩子去肆虐它，却像个憨厚的弥勒佛，静静地看着我们，淡淡地笑着，随我们怎么折腾，它仍在那个蝉鸣鸟叫的沸腾夏天不轻易地舒展着阔大的叶子。

有一天我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告诉母亲：“芭蕉结了香蕉！”“那哪是香蕉！”母亲笑我嘴馋。那时候苹果香蕉只有过年时才能偶尔吃到，香蕉那浓郁的香甜和绵密的软糯一直深深地游荡在我脑海里。那一串串的粽子样紧挨密靠倒悬着的“香蕉”在我日日的注视下，由绿转黄。

但我看来去，它真的不像香蕉，

它比香蕉小了许多，顶部还长着一个紫褐色的剑一样的花苞。我有时候想，是不是香蕉，一尝便知。但是它高高长在半天云里，无论我如何蹦跳，也够不着。拿一根长竹竿去打，它也不像枣子李子一样乖乖地滚下来。我就祈祷它熟了能自己掉下来，可这一天终究没等到。

也许是等着等着没了耐心，在我的记忆里，始终没有芭蕉的味道。后来在网上看到芭蕉结的果可以食用，淡甜中略带酸，口感细糯，我再去寻屋后的芭蕉时，才发现它已没了踪影。

“芭蕉哪里去了？”我找母亲追问。“砍了呀。”母亲淡淡地说。“为什么要砍？”“芭蕉招鬼。”母亲的回答让我目瞪口呆。瞎说，若是招鬼，“水上游人沙上女，回顾，笑指芭蕉林里住。”山里人家为什么家家户户周围都有一丛芭蕉？更何况，从古至今，芭蕉和竹子都是文人墨客酷爱的风雅之物。竹篱茅舍，蕉下水边。一片荷香，两行芦韵；三径菊花，四围书声。几多雅趣。我于是嚷嚷着母亲不懂生活情趣，发誓非重植芭蕉不可。

生在藩篱，琐事缠身，等我再次想起要种芭蕉的时候，日子又过了几年。老家起了新屋，开了后门，屋后的一片乱遭遭被父亲收拾停当，辟成一方小花园。只是坎上不时冲下和着雨水的黄泥，种的花草总也不长不旺。想起过去这里蕉影密密的景象，我更加坚信，这里宜种芭蕉。坐在芭蕉的阴凉下，喝一盏茶，翻几页书，听丝丝风，多么悠然。我将这个主意告知母亲，她却勃然大怒。

“我费了好几年的功夫，刀砍斧劈，火烧药淋，才将那些芭蕉弄干净，你又要害人！”我想到昔日生机勃勃的芭蕉竟遭此折磨，心中不忍，于是指责母亲心狠。

“说了芭蕉招鬼，你们偏不信！屋前屋后栽芭蕉就是不好。”母亲的脸上添了几分愠色。母亲说“你们”，我这才意识到，这个“你们”也包括父亲。父亲此时已经不在，生前他就喜欢到处种些花花草草。在母亲的心里，是这芭蕉树招了鬼，招来噩运，父亲才在尚不算老的年纪染上重疾，不治身故。所以，她对芭蕉的怨恨是常人难以理解的。

为了母亲，我也恨上芭蕉。又因为母亲的话听来有鼻子有眼睛的，总像一层阴翳蒙在心里，我便不敢去做这些背时运的事。

可人心真是奇怪，你越是对某样东西抱有深切的爱恨，便越是放不开它。芭蕉就是这样，它早已种在了我的心里。

被理想困在暗夜里，独坐窗口的时候，突然想起多年前有个年长的朋友跟我说：雨打芭蕉声瑟瑟。当时只是觉得这句话有图像也有声音，闻之很美，并未细想其中的情怀。在我到了他当时那个年纪，才慢慢品出深夜独听蕉雨的一些孤独之意。

“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

灯，此时无限情。梦难成，很难平。不道愁人不喜听，空阶滴到明。”他当时人到中年，寄居他乡，仅靠笔下的些许文字糊口，生活不算富裕，理想更是遥远。夜深人静，秋雨凉人，心里难免生出几许惆怅。又或者，他刚奋笔疾书，写完一篇佳作。满身疲惫地独坐窗前，听窗外雨声淅沥，生出些山河故人今何在的感慨也未可知。总之，那夜他与芭蕉一样，心里满盈清凉的一汪水。

“关心多少事，一一付芭蕉”，很多心事，人不知，芭蕉却知。很多情绪，自己理不清，芭蕉却能容。这芭蕉，不是装点环境的一种物件，而是能倾心相对的知己挚友了。

杜牧写：“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窗外有芭蕉。”这漂泊的感叹说与了芭蕉听；李清照写：“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故园难回的惆怅藏在了蕉叶下。芭蕉不语，却像一支肆意挥展的狼毫，以时光为水，悲喜作墨，铺出一片清宁。那蕉心处新抽出一卷，欲说还休，在说故人别依依。而那长久的叶片，绿得很深，浓浓地在下方一展，在说山水路迢迢。

雨打芭蕉，千年亘古。英雄美人也罢，山河人间也罢，都守在同一场雨



《坡上的芭蕉树》（水彩画）张漫作

在鄂州的文学邂逅

□ 冰花

里，共听同一场蕉声。“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惹人的哪是芭蕉？而是时光搅了人心！

我和母亲终究在时光的抚摩下，与芭蕉和解。去年初秋，我从山里移了几株芭蕉，种在母亲屋旁，数月间枝繁叶茂。年底，母亲杀了年猪，喊我回家抬格子。我问母亲为何不用芭蕉叶垫格子？母亲戏语，雪下大了，芭蕉死了。我们当然知道芭蕉没死，等到春天，它又神奇地抽出嫩绿的尖，“一叶才舒一叶生”，它就此起起伏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头，展开身，须臾便是亭亭如盖，浩浩荡荡一大片青葱。

我在城中楼顶也栽了几杆竹，几尾蕉。有趣的是，从屋旁挖来的带根的芭蕉经了雨雪烈日，焉焉地去了，而我在山野里挖来的一棵断了主根的芭蕉，却任凭风雪折了叶，太阳灼了心，依旧顽强地活了下来。一场春雨过后，它又从枯萎处悄悄地卷出几枝喜人的嫩绿来。

雨声潺潺，我站在这片珍贵的绿意里，恍然间，自己也好像成为了一株芭蕉，不蔓不枝，不疾不徐，扶疏有致，酣畅饮雨，不知今夕何夕。

□ 刘益善

4月赴鄂州参加“吴都书堂·鄂州人才大讲堂”，与国内的几个作家同行。活动是鄂州市委组织部与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参加听课的是鄂州市的文学爱好者。由组织部与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面组织文学活动，这样的举措在湖北省内少见。

活动期间，主办方请作家们看了鄂州的几个地方。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花湖货客两用机场，万里长江第一阁的观音阁（只能在江淮眺望）、馆藏丰富的鄂州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的岫山村，一路看过来，大家收获满满。

从岫山村出来，天下起了雨，我们冒雨来到梁子湖区梁子镇沙湾村，在沙湾村一个简陋的会议室里，我有了此行鄂州的一次文学的邂逅。

那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作家们喝着村里村民泡的茶，和市区、区里、镇里的陪同者说着前面看的几个地方的感受，谈着文学。这时，一个四十来岁穿着朴实的妇女出现在门口，她收起还滴着雨水的伞，小心地走进屋子。她进屋后，朝屋子里的人扫了一眼，竟直接走到我坐着的椅子边，小声喊一声刘老师，然后说：“我是贺洲！”

贺洲与我有微信来往，我记得她是我的一位作者。我当了一辈子编辑，交往的作者太多，他们在我手上了什么作品，除了很有影响的以外，一般都记不住。贺洲两天前曾发过微信说：“听说鄂州从全国请了八个作家来采风讲课，八个人中我只认识你，我一定要来参加的。”讲课安排是第二天下午，贺洲怎么在今天这样一个下雨天跑来了？

贺洲说：“刘老师，听说你们今天到梁子湖区，到我家门口来了，我就坐车从区里赶来了。我还有个请求，请你和刘醒龙老师签字。”说着，她从包里拿出两本杂志，一本是2016年6期的《芳草·潮》，一本是2017年1期的《芳草》。她接着说：“《芳草·潮》这期发表了你的短篇小说《一棵树的战争》，《芳草》这期发表了你的短篇小说《归途》。你当时是《芳草·潮》的特邀主编，刘醒龙是《芳草》的主编，请你们在这杂志上签上字，我要永久保存。”她说她与刘醒龙不熟，不敢直接找他。

我笑了，告诉她刘醒龙很亲近作者的。我就带着贺洲来到刘醒龙旁边，对刘醒龙说了贺洲的请求。

刘醒龙听了后，二话不说，接过贺洲递上的《芳草》，在目录页贺洲小说的题目旁边，写上了：“一切前途都是归途！刘醒龙，2024.4.19 谷雨，梁子湖”。我接着也在《芳草·潮》上贺洲小说的第一页签了“贺洲小说，刘益善，2024.4.19.梁子湖”。

沙湾村会议室里，一个雨天的下午，贺洲的两本杂志立即在人们手上传看着，有人发出了羡慕的啧啧声，纷纷向贺洲打听她的创作情况。沙湾村，文学交流在现场有了第一次热闹。

在接下来冒雨参观沙湾村的林间小路上，贺洲对我说了她的创作与人生经历。她是梁子湖区一个农村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在乡下劳动，后来嫁人生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夫妻俩为了生存，为了养活孩子，吃了许多苦，受了许多累。贺洲爱好文学，再苦再累也不忘读书，不放下写作。她一边带孩子一边做家务，一边读书一边写作。功夫不负有心人，贺洲开始在梁子湖区、鄂州市的刊物上发表作品。贺洲在《芳草·潮》上发的小说是小说处女作，她说她是投稿给刊物邮箱而被选出的。贺洲因为写作，先是被梁子湖区区委宣传部聘为文员，现在又转岗到区人大做文员，她在做她喜欢做的事情。贺洲是中共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十几万字。她说她的两个孩子，一个考上了三峡大学，一个考上了湖北经济学院，都读大三了，都是中共预备党员，今年7月转正。

参观完沙湾村，贺洲就坐车回梁子湖去了。了解了贺洲的人生与爱好文学的经历，我在心里默默地想着：多么不容易啊，一个农妇，靠着坚强的毅力，靠着不变的文学追求，养大了两个孩子，还上了大学，而且都入了党。

贺洲在雨里远去了，我望着她那略显单薄的背影，心里生出了浓浓的敬意。我想，在基层，在乡间，在祖国的山南海北，有多少贺洲，有多少热爱文学的人，他们需要帮助，他们需要引领，他们需要作家们下来发现，他们需要组织的关心和帮助。而鄂州市委组织部和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举办这次活动，是为文学做着实事。

第二天下午，在鄂州的一个美丽乡村岳石洪村，对鄂州文学作者来说，市委组织部和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为他们举办了一场文学盛宴。八位来自全国的作家中有茅奖、鲁奖等各种奖项的获得者，有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的名家，他们被鄂州市委组织部和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聘请为“新鄂州人·文化传播大使”。他们现场传播文学创作经验，带着各自新近出版的著作，为在场的文学作者签名赠书。

在会场，我见到了鄂州的许多业余作者，我也见到了贺洲，她抱着一摞书，兴奋地一个个找作家签名，我也给她签送了我的一本书。从鄂州回武汉后，我看到了贺洲一天发给我的一条微信，她说：“今天这趟让我这辈子都会觉得骄傲的追星之旅特别成功，谢谢刘老师。”

不用谢我，贺洲！在鄂州的这次文学邂逅，我从你身上，从鄂州的业余作者们身上，不是学到了许多东西么？我要谢谢你们。

最是人间烟火味

——《一抹秋阳》自序

□ 段伟

一缕秋阳，清新澄澈，透过窗棂，映照书房。轻轻翻阅自己的书稿，思“序”慢慢有些眉目。

文字有种魔力，能把人纠缠至死。一个书名及几个辑名，几十个字而已，翻来覆去，费尽周折，仍不能尽意。干脆，就叫《一抹秋阳》吧，合乎我人生入秋。候地，整个人儿精神了许多，选辑分类啰嗦一下就被勾了出来。说实话，拟标题、起名目，我不“拿手”，甚至有些发怵，往往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躇。多数时候，稿件已写完，题目却还定不下来。其实，本书之名为我曾求教文友，他们所提供书名均未契合预期，我思考再三，抱歉地拂逆了他们的心血。

读书、教书、礼佛、旅行，“万卷书、万里路”，映射于我的文字里，犹如一个个足印，连接起来，呈现出一条沧桑斑斓，跌宕磨难的求索之路。这路，是我从教之路，是随笔之路，也是追光之路。

那消逝的，变成了美好的回忆。我出生于鄂地“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的乡村，自幼躬耕于田垄，人迂嘴笨，性淳朴。得益于父母“养儿不念书，不如喂头猪”之恩，他们含辛茹苦，砸锅卖铁，我方远离稼穡，立身杏坛。

我生命的“拔节孕穗期”，饥寒红苕，倦卧草堆，日晒霜侵，手皴足裂。幸乃人生造化，驻村武大教授离开时留下了一大堆书，犹如一袖珍图书馆，我如获至宝，一头钻进去，蚕食，牛饮，鲸吞，现实中的成功与富贵都显得平庸乏味，不值一提，我不求甚解，怡然自得，迅速长胖长壮。那段光阴给了我一辈子的营养，影响着我此后的每一篇作品。

人生名绩，虚浪不来。箪食瓢饮，粗茶淡饭，难改读书之乐，识得真货，见得真味。工作之余，我爬山转圈，读点闲书，侍弄文字，忆童年的逍遥悠然，记青葱岁月的雪泥鸿爪，述人到中年后的酸甜苦辣。即便始终在家门前小场院里吭哧码话，我不仅不感到无聊寂寞，反而觉得敞亮惬意，不读不写似乎少点啥似的。

饭得一口一口吃，活儿得一件一件干。最初，语汇积累深度贫乏，不会写又勤奋得要命，文字稚嫩乏节制。边读边写，边写边读，自问自省，以真实经历，作真诚表达，平淡叙事。渐渐地，有了洞察的深度、思考的宽度和表达的坡度。自重、自持、不写或少写，轻飘浮泛，不如不写。白云任舒卷，流水自潺潺，靠作品本身的力量传播，陆续有了收成。诚然，写来写去，也就三件事：常识、逻辑和爱。但看似简单，却是最难。

言论深似海，我是鲁迅先生的拥趸，喜欢言论直接、理性、尖锐。“威而能谐，婉而多讽”是言论的魅力所在，哪怕文字再理性、平静，在写它们的时候，内心都是心潮起伏、波澜壮阔的，要挡住那些风，要按住那些浪，要在喧闹之中，尽量让自己的话语表达清晰明朗一些。坦白说，我享受这种不断克制的过程。不经意间我成了“中国教育报特约评论员”，算是出道了。时下教育较为板结，我试图撬开一个缺口，散点透视，精选几篇稿于《杏坛雨丝》。编论之后，自己又觉坐井观天，有点可笑，但或单刀直入，或皮里阳秋，或激烈似夏，或冷峻若冬。琢磨起来有点味道。须感恩的是，我的言论得到了程路、邱磊、吴贤

友等师友的指正，他们指出为文之得失，斧正笔底的讹误，形同活水之入畦。

改变那不能接受的，接受那不能改变的。年岁渐长，我偏爱梁实秋、汪曾祺等人真挚、深邃、伤感、质朴的文字。自然而然，我的写作开始倒腾散文随笔，且多为怀旧题材，以及游历笔记。录照过往，观照此刻，美好时光，铺陈眼前。

千枝归根，万泉归海。文学是精神的故乡，故乡是文学的源泉。故乡是一个人的羞涩处，也是一个人最大的隐秘。祖屋石门框上的雕刻对联永驻我心：喜居宝地千年旺，福照家门万事兴。每次返乡，我都会围着湾子转转、走走，同熟识的乡亲拉呱，到父母的坟旁坐会儿。老树、老桥、奔跑的孩子，静卧的黑狗，鸣叫的公鸡，撩拨我的思绪，听到“吾儿错落”杜鹃的凄婉啼声我既亲切又心碎……其实，家兄没打一声招呼，就把我名下的老房子扒掉，老屋没有了，我失去了落脚之地，我的根被生生地拔掉了。回乡已是客，每次走进片瓦无存的老屋基，我锥心挠肝，伤感不已。虚以引和，静能生悟。白天，四处奔忙；晚上，静思悟道。在月朗星稀、万籁俱寂的夜晚，反刍故乡的乡土乡情，打捞飘逝的岁月。真实无比的细节，给人一个可信的世界，十三篇文稿先后刊于《光明日报》“留住乡愁”栏目。关怀莫过朝中事，心底无时不波瀾。《黑板》《茶是家乡醇》等五篇文字刚好挠到了时代的痒处，载于《人民日报》，一并收录于《岁月絮语》专辑。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打谷场上，牛拖石碾碾谷，一圈又一圈，一年

又一年，永萦心怀。忆起夜半母亲为我掖上被角，眼眶湿润。“心稳、口稳、手稳，看远、看宽、看淡”“为人要仗义，做事要仔细”。父亲口言身行，抱诚守真的基因熏染我知行合一。散文是生命之舞，亲情留痕，感恩铭记，几篇怀念双亲的文字分别载于《人民文学》和《半月谈品读》杂志。

百事欲成，读书为先。当然，读书既指平素的学习，又指读书的经历。于我，尤为怀念大学岁月，每次谈及校园掌故，让人心跳加速。去岁老友相聚，触及到我和孩子他妈，脸色涨红，笑容和热泪霎时涌出，她是我，我也是。

学问有源，师从有脉，专注力是写作者的必由之路。虽然算不上博览群书，但我关注万象、集采众美，由生命碎片中整饬出情义和感受，借借人家场地说自己的事，水涨船高。踽踽独行，不流时俗，我写了几十篇文稿刊于《读书》《人民教育》《中华读书报》和《中国教育报》，分别辑于《咸淡人间》和《自在飞花》里。

读书成文，行走记游，大抵是著作人的积习，我家性随它。“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清风晓月、长河落日，异域风情，人文景观，游目骋怀，通天、接心源。然，因大多地方是走马观花，加之笔力不逮，我仅把刊于《收获》《十月》《新华每日电讯》及《中国国家地理》上的少量文字收录于《山河记游》中，独成一辑。

书卷多情，春柳逐新，老骥伏枥，跬步千里。炊烟不尽史无尽，终究不过是凡尘！

春天，不只有赏花，还有种子发芽。感谢你翻开这本散文随笔。愿它带你走进另一个世界。

掌声和拍子

□ 蔡永

明天的太阳，仍然升上今晨小小的孩子一遍遍跳舞“没有翅膀的树叶飞得更快……”妈妈一边伴唱一边鼓掌

一阵风招摆咯咯哒的欢笑轿车压低喇叭，驱赶围拢的鸡群另一阵风收回花朵卸下妆的桃和李长成相同模样

一条河总是先于一座山醒来植物精油涂改一头白发的密码握紧的双手，从熟悉的怀抱里松开每一块瓦片都有来历

每一次水漂，也都有去处故乡的声音未曾消逝炊烟飘起的那一刻宁静的乡村孵化着宁静的月光

炊烟的味道

□ 李鹏

母亲的一生与炊烟难解难分浓烈的稻草味弥漫乡村炊烟飘起的那一刻宁静的乡村孵化着宁静的月光

晨曦的炊烟依偎着动听的鸟鸣乡村的炊烟盛开作物的香味屋外依然变换着四季的色调屋内却不见只言片语

炊烟的味道是母亲身上的味道汗流浃背的母亲累并快乐着炊烟是母亲永远的眷恋